《祝福》的情节功能

山西省大同市第二中学　马　祥

 在小说《祝福》中，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多次渲染“阿毛被狼吃掉”这一情节，而鲁迅先生一向是惜墨如金的，因此，这一情节的背后必定寄寓着作者深刻的用意。那么，这一情节的设置有哪些功能呢？它给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？

　　首先，这一情节是祥林嫂命运的又一次悲惨转折，并催化了祥林嫂彻底绝望感的产生。

　　阿毛被狼衔去，使得祥林嫂惟一的生命支柱轰然倒塌，仅有的一点希望也变成了绝望。而由于阿毛之死，祥林嫂也就不再是名正言顺的贺家的人了，所以，“大伯来收屋”，也就是必然的了。失去了丈夫和儿子，又失去了惟一的居所，祥林嫂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

　　她对灵魂有无的疑问，除担心真有灵魂而被两个丈夫锯成两半外，更为关注的是“死掉的一家的人，都能见面的”，如果真有灵魂，到了阴间，她又可以见到她的阿毛了，这当然是祥林嫂求之不得的。可见，对灵魂的有无这一问题的答案的期待，祥林嫂本身又充满矛盾，而这一矛盾对祥林嫂来说又是致命性的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，“阿毛被狼衔去”这一情节催化了祥林嫂彻底绝望感的产生，也加速了祥林嫂命运悲剧的发生。

　　第二，各种不同叙述视角的重复叙述，展现了各种不同人物的心态，同时也暴露了国民性的弱点。

　　在对“阿毛被狼衔去”这一情节的处理上，作者使用了不同叙述视角的重复叙述。先是卫老婆子的叙述，接着是祥林嫂自己的叙述，最后是鲁镇上听祥林嫂叙述故事的人打断祥林嫂的话进行的抢白。

　　卫老婆子的叙述相对祥林嫂的叙述要简略得多，这是因为这一事件可以满足自己及别人的好奇心，因此有着强烈的叙述欲望；但毕竟事不关己，不必也不可能动情，也就不必也不会详细说来。

　　而祥林嫂则是咀嚼这巨大痛苦的当事人，她的讲述是要释放自己巨大的痛苦，并力求博得别人的同情，从别人的同情中寻求一点点慰藉，因此，她的讲述就详细多了，但又由于这巨大痛苦的压抑，便欲说还休，因此，祥林嫂的叙述就成了概略叙述与详细叙述的交替过程。至于鲁镇的那些听众，他们本来就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来赏鉴这一故事的，他们听祥林嫂的叙述并不是或不主要是出于对祥林嫂的同情，而是为了通过对别人的痛苦的玩味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点乐趣，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而已。因此，当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，当祥林嫂的这一叙述不能调剂他们单调生活的时候，他们也便不再有听祥林嫂叙述的兴趣了，所以他们对祥林嫂的调侃，也便非常可以理解了。

　　第三，侧面反映了祥林嫂自身沉重的奴性意识，并揭示出性别压迫的残酷性。

　　一个人在悲苦的处境中是有着强烈的叙述欲望的，因为在叙述的过程中至少可以缓解自己的痛苦。

祥林嫂一生的悲苦可谓多矣，除了“阿毛被狼衔去”这一事件之外，被婆婆卖到贺家　被迫改嫁，在鲁四老爷家连做一个奴隶的资格都没有，担心到阴间被两个丈夫锯成两半等等，都是祥林嫂难以承受的悲苦之事。但通读《祝福》，我们却发现，祥林嫂向别人倾诉的只有“阿毛被狼衔去”这一件事，因为，在祥林嫂看来，只有“阿毛被狼衔去”一事不会被别人嗤笑，自己在这一件事上至多是失职，并没有过错，并没有违犯封建伦理道德之处，而其他的事就不一样了。一女不嫁二夫，向来是古之遗训，一旦违犯这一遗训，便会被人唾弃，哪怕并非自己之愿，并曾作过极大反抗，但只要结果没有改变，也仍然会被别人所鄙弃。

因此，在鲁四老爷家失去了做一个合格奴隶的资格，到了阴间被两个丈夫锯成两半，也便都罪有应得，于是，尽管自己的内心由于这些事件而极端悲苦，但并没有了向别人倾诉的勇气与欲望，因为那样不仅不会缓解自己的痛苦，反而会在别人的嘲笑与鄙视中增添自己的痛苦。从这里，我们不难发现祥林嫂自身沉重的奴性意识。

　　但是，把这沉重的奴性意识归咎于祥林嫂自身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恰当的，因为祥林嫂本身就是一个封建伦理纲常与性别压迫的受害者，她的奴性意识也是被长期浸染的结果。